



杜培华 著

# 拉萨 踏古

西藏人民出版社

# 拉 萨 踏 古

杜培华

西藏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翟跃飞

责任编辑：杨志国

拉 萨 踏 古  
杜 培 华 著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夹江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字数 140,000

1986年3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7-223-00932-2

K·124 定价：7.80元

献给  
已故的洛桑曲扎  
老先生！

## 前 言

我在胸口拥抱着这本小书，这本书写的是我的故乡（如果那儿的人们还允许我这样自诩的话），我在这书中倾吐着我苦苦的思乡之情。

那是住在拉萨城里的时候，一位好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洛桑曲扎老先生。在那张紧靠窗栏的简朴的床垫上，我开始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坐在老先生的身边，听他讲述一个个叫我心灵震颤的故事。夜晚，阿妈把火盆端到小屋的中间，我和他们团聚在发红的小灯泡底下。老先生的腿上盖着一条林芝毛纺厂生产的崭新的大毛毯，他总是腾出一大半来伸手展开让我坐在上面。从他那信任和温暖的目光中，我第一次享受到长者的深沉浓重的爱，它照亮了我心灵上那片遥远的荒漠。年节之夜，我和他们有时就那样一言不发地坐着，渡过对他们、对我，都称得上是一生中最温暖的时光。

和他们在一起我才感到自己是个孩子，以为自己本来就出生在这块土地上。是他们使我真的感受到了只有在小说里才见到的那种故乡和亲人之间的情意。我不再把西藏当成自己浪漫梦的游宫，我贴紧了这片博大而深沉的土地。

在这块土地上，拉萨就像是波浪翻卷的洋面上的一个漩涡。它中心那二十多平方公里的平原，那舒展、坦荡的气势叫骑手振奋。可这平原却又被它四周那连绵不绝的雪山紧紧地、令人压抑地环抱着。西藏几乎没有荷花和莲蓬，藏族人

民是从佛教的经典中认识了这种他们过去未曾见过的植物。啊，我明白了，佛经中的这个圣物正好沟通了、开掘了他们心中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渴望的信息，他们就把它当成了美好希望的象征赋予了拉萨，他们称拉萨是八瓣莲花。拉萨就是藏族人民心中的莲花！

在我们祖国的城市当中，拉萨多么与众不同啊！在这高山的海洋里，它以自己特殊的形式和节律缓慢地、沉重地，然而又是力量地、不停顿地旋转着。但这里也同样凝聚着人类所具有的一切共同本性，这里的人民也像地球上所有的民族一样，有着自己的想往和追求。不同的是，他们常常是在比别人显得更加朦胧和闭塞的状态中寻求着自己的发展。在这地球上隆起得最高的地方，他们要同那种最特殊的恶境斗争，同闭塞斗争，同贫困与愚昧斗争，他们比别的民族承受着更多的苦难，更顽强地忍耐着历史的磨砺。

然而！他们心底中的追求与想往从未因为这种承受与忍耐而泯灭；相反，这种承受与忍耐之中包含着非凡的力量和意志。正是这种忍耐与追求的矛盾中显示出藏族人民的不屈和善良的民族精神。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民族精神，创造着自己民族灿烂而沉稳的民族文化，发展着自己民族悠久又缓慢的历史。

后来，老先生抖擞着他年迈的身体，又精神矍铄地领着我，在拉萨走街串巷，把一个个“历史的影子”指给我看。过去，我注意的总是那些新盖的铁皮顶的楼房，这时，我才发现，拉萨平原上至今还保存着那样多、那样久的历史遗迹。

去看看这些遗迹吧。从这些珍贵的古代遗迹中，你一眼就可以看到拉萨的历史，看到一千四百年来的真实的拉萨，看

到西藏社会这个大漩涡的旋转的进程。我在书里选择了其中的一些古迹，讲述在那里发生的、与那里有关的一些故事的片断，期望读者能够在他们踏古之时加深自己的感受、升华切身的体验。

我愿古代西藏社会那闭锁的大门不断地打开，我愿世界上的人们更加了解这样一个民族，爱他们、尊敬他们、感受他们的力量！

另外，不得不附上一句赘言，本人写作此书主要是出自感情的力量，书中史料部分地记叙了洛桑曲扎老先生的讲述，并意欲尽可能地忠实于老先生的原述。但是，由于本人对藏学的研究还很浅薄，书中不免会有错误之处，所涉及的史料之中如果有与正史相矛盾的地方，固然是以正史为准。

作 者

一九八五年元月二十八日夜  
于北京

# 目 录

## 前 言

- |             |       |
|-------------|-------|
| 平原上崛起的峰峦    | ( 1 ) |
| 静谧的丽湖上升起了圣殿 | (27)  |
| 大昭寺门前的故事    | (45)  |
| 环绕大昭寺的八角街   | (60)  |
| 面向东方的小昭寺    | (87)  |
| 在格藏日山的腹背    | (109) |
| 西藏文字的发祥地    | (131) |
| 世界上最大的寺院    | (152) |
| 拉萨最美的一角     | (163) |
| 浓云薄雾甘丹寺     | (175) |
| 聂汤平原上的历史之影  | (186) |
| 布达拉宫的惋惜     | (200) |



## 平原上崛起的峰峦

### (1)

拉萨，它最早的建设开始于十四个世纪以前的松赞干布迁都拉萨的时代。在那以前，拉萨是一个平静的、没有过人类的雕琢痕迹的天然牧场。一南、一北两条河流任着自己的性子，在这舒展的、又显得几乎很粗野的大平原上随意地流淌。在南面的，就是现在的拉萨河。

远道而来的牧民随着牦牛那慢趑趄的脚步走了多少天，从高高的雪峰上走下来，这里的安闲爽阔使他们忘掉了长途跋涉的疲劳，平原北面的山脚下出现了他们搭起来的、用牦牛毛织做的黑色的呢布帐篷。在这些牧民的眼里，拉萨四周那连延不绝的、灰蒙蒙的、戴着银顶的山脉变小了；平原中心那波光粼粼的小湖，却充满了他们的眼界，牧民们称他们安身的这个地方是“涡汤”。“涡(wō)”是藏语“涡玛”即“牛奶”的音译；“汤”是藏语“平原、平坝”的音译。啊，“涡汤”——“淌着牛奶的平原”！这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人才能感受到、才能体味到的气息。

那时，平原中心的地区由于河床的蔓延出现了许多河滩沼泽，成群的灰天鹅成双成对地在这憩静的空气中盘旋。黄鸭家庭那和谐亲密的样子更叫人感动。听现在的老人说，直到他们年轻的时候还常常见到公黄鸭背着自己的孩子，一只

一只地把它们送到在水塘里等候着的母黄鸭那里。每年，黄鸭交配后先在洞穴里孵出小黄鸭，一窝能孵四、五只，等它们稍稍长大以后才被它们的父母带到水塘去。而它们的洞穴就安在拉萨平原中心那崛起的三座峰峦之上。

三座峰峦头尾衔接、依次排列，东面的一座最高，西面的一座比较平缓，它们在一起像一条沉睡着的巨龙，又像是一场极其浩大的泥石流趋走了群山之后遗留在旷野上的一串顽石。人类对拉萨的雕琢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三座峰峦中间的叫药王山，在它的脚下，有一座面向着东方的晨曦发着白灿灿亮光的小庙，它叫巴日鲁古。它紧紧地、小心翼翼地贴在悬崖上。这庙宇很小，爬上去首先看到的是只能挤下十几个人的殿堂。跨进殿堂的人立刻又会看到深进悬崖里边的一个黑漆漆的小山洞。一缕微光顽强地穿过殿堂的窗户射进山洞，照在洞中心一个被人们精心打扮起来的石刻佛像的脸上。十年动乱中，殿堂全部拆毁了，这座石刻孤零零地坐在这山洞的黑幕之中，鼻子也不见了。一些不惧怕风险的固执的人仍然悄不做声地来踏看这个雕像。上山的道路没有了，可以做佛事的殿堂也坍塌了，他们偷偷地、艰难地爬上山崖。他们后背紧紧地贴在崖壁上，双臂伸开倒背着抠住石缝、拽着枯黄的草根，脚下拔掉松动的岩土，在光滑的巨石上横着、一步一步地走，去给这石刻的佛像做些供奉和祈祷的事情。他们在心底眷念着一个故事。那故事是从松赞干布的诞生开始的，它洋溢着那个时代的人们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那是在公元569年，离拉萨东面将近一百公里的甲玛明久王宫里，出了一件大喜事。美丽的王后次崩撒·赭撒托嘎

生下了藏王的唯一的太子。当时的藏王囊日松赞是吐蕃的第三十二代王子，他继续上一代藏王的事业，扩大吐蕃同汉族地区的交往，发展两地边境上藏汉人民以物易物的贸易往来，西藏地区这时传来了一些汉族地区的医术、历学。

当时，在西藏若干的氏族部落当中，吐蕃部落正处在崛起和发展的时期，占据着雅鲁藏布江流域丰饶的农田和牧场。吐蕃国都最早是在山南乃东县的雍布拉康宫。囊日松赞继承了王位以后，巩固了吐蕃先王们传下来的基业，在雅鲁藏布江一带称雄，并为统一西藏开始了连年的征战。为了进一步占领雅鲁藏布江以北更广大的地区，他与占据这一带的苏毗部落的降臣结盟，统率着精兵悍将浩浩荡荡地渡过雅鲁藏布江，向拉萨河北方的、位于现在澎波一带的苏毗城廓发动了奇袭，征服了苏毗部落，占领了拉萨河流域，扩大了吐蕃的江山。

囊日松赞是个贤达的国王，他信任那些在扩大吐蕃疆域的征战中立下了功勋的将领们，重用他们，使得他们的势力强大起来。但是，这些功臣却和王族中的显贵们勾结在一起，反对囊日松赞启用和赐封有功的苏毗降臣，因而时时待机举乱。在这样的形势下，囊日松赞毅然把国都从山南乃东迁到了现在墨竹工卡县境内的甲玛地方，建起了甲玛明久王宫。眼看年事已高，囊日松赞日日夜夜盼望着能有一个强干的太子来继承他的事业，抵住内部贵族们的分裂举乱阴谋，巩固吐蕃的江山、完成统一西藏的大业！

这时，在甲玛明久王宫的强巴米穷林殿里，人们举目以待的太子终于出世了。囊日松赞惊喜若狂在王宫里举办昼夜不断的庆贺宴会，上上下下到处是一片欢腾的景象。可是，这

太子到底能不能成为勇武足智的国王呢？他焦虑地期待着，竭尽全力地培育教导着他的太子。人们说，松赞干布的天分是无双的，因为他一生长下来就在头顶上另外还长着一个头。开始，囊日松赞和宫里的人们真是又惊异、又担心，对以后的事真不敢设想。他们用一块黄色的布把他上面那个小小的怪脑袋包了起来，就像现在人们看到的许多松赞干布的塑像那样。

几年后，太子长大了，显露出一种非凡的气质。他那过人的聪明、坚毅、早熟，越来越叫人佩服。他虚心诚恳，总是孜孜不倦地潜心向身边的宦官、长辈或武士、智者学习各种知识。他像个成年人那样，遇事敏感又很有气度；小小年纪就练就了一身好武艺，骑马、射箭、丢标、摔跤，样样不凡。人们看太子的胸怀豁达、意志刚强，就给他取名“松赞干布”，称之为“英雄”。

太子长到十三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竟对父母说：“至尊至上的父王、母后，现在已经到了由我来掌管西藏雪国的大业的时候了。我牢记着父母的养育之恩，定会继承父王开创的事业，直到解救整个雪域的庶民。”

这一席话，使藏王和王后双双惊叹不已。囊日松赞看到小小太子竟有这样的宏图大志不禁拍案叫绝，他在心里暗暗定下国策，决心将王位让给这位英俊的少年。

恰在这时吐蕃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使得这位年仅十三岁的快乐王子迅速地登上了王位。这一年，那些对囊日松赞早有不满的旧贵族公开勾结其它一些小部落，纷纷举行叛乱，又进毒害死了囊日松赞。在这样的乱世之秋，松赞干布亲政、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松赞干布一执政就显示出一种诱人的气魄。他先将进毒害死父王和阴谋叛乱的首犯斩尽灭绝，然后征兵扩军、训练部队，又亲自北上讨伐叛乱者，使吐蕃内部局势很快稳定下来，又接着实行了许多富国强兵的政策，使吐蕃王朝的政治形势重又得到很快的发展。

松赞干布的这些惊人的果决行为，不胫而走传到了四方邻国，人们纷纷评说，吐蕃国王年少理政而又英明勇猛的奇事，都猜想这位国王定是天子投胎有真神之灵吧。一些外蕃、部落的使臣不远万里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来到甲玛明久宫向松赞干布献礼、向吐蕃王朝纳贡。从于阗国、泥婆逻、南天竺等地方还来了一些僧人。

松赞干布很快注意到这些僧人。一天，他把僧人们找来问道：“我们这里山高路远气寒多风，你们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呢？”

其中的一位目光机敏地上前答道：“佛祖早有预见，您是慈悲观音菩萨的化身，您一定是功德无量、能够普渡众生脱离苦海的英明君王。”

“可是，怎么见得你们佛祖的预见就是对的呢？”

松赞干布的追问，使僧人们喜出望外，他们感到了藏王豁达的胸怀和谦逊求实的治国精神，于是滔滔不绝地讲述起许多的佛教伦理。

在一向闭塞的银色雪山的世界里，吐蕃的人们一直沿用祖先传下来的方式思索，维系着他们固有的原始的观念形式。而在当时，西藏地方流行着一种无论在贵族大臣还是在民众中都有着很大影响的宗教——本教。它是西藏地区的植根在原始公社时期的一种宗教。这种宗教迷信万物皆有灵，崇拜

天、地、日、月、雷电、冰雹以至草木禽兽，崇拜对象囊括一切的物，把一切都可以看成是人的主宰。在松赞干布时代，本教在吐蕃社会生活中还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那时，宫中有相当于国师的位置，这种位置都是由本教的要人来担任的。他们的职责是在藏王身边占卜吉凶，通过这个办法来参与政治决策，并对吐蕃实行着他们的精神统治。可是，松赞干布的时代，吐蕃正在扩展疆域发展经济，正待打通高原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正处在崛起和大发展的初期。松赞干布对自己家乡那种原有的、又非常落后的本教越来越感到厌恶。他见那些信徒为了祈神送鬼总是以各种办法大量的、大规模地宰杀牲畜，或者糟踏大量的树木、粮食来祭祀鬼神。这种活动一年四季都有，特别是秋、冬两季的事更叫松赞干布无法容忍。在秋季，本教教徒总要一次杀死一千只公鹿。到了冬天，又要将牦牛、绵羊、山羊等公畜“各杀三千头”，而对母畜则是各杀一千头，并要当场活活肢解。这种宰杀牲畜的恶习曾激怒松赞干布下令要将本教立即禁止废除。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松赞干布对那些来吐蕃献礼的僧人们产生了一种欲求甚解的强烈愿望。他很快对那些僧人产生了亲切感。

面对着那些僧人们的辩辩之谈，松赞干布感到南天竺佛法不知比自己国师整天传念的那套本教伦理要精强多少倍。于是，他不顾本教在当时的强大势力，开始珍重僧人，吸收佛法了。他欢迎僧人们到吐蕃来传教，还亲自带了人马到吐蕃政治力量最集中的旧都、现在的山南乃东县，建造起西藏第一座佛教寺庙——昌珠寺，用这座寺庙供养那些来自吐蕃邻国的僧人和尚。

有一天，松赞干布在昌珠寺踏寻工程进展情况。他来到大殿，见一位匠人和尚正在精心地往墙壁上雕画一幅色彩柔美、生动如真的佛像，他的心思不知怎地竟飞到了涡汤，在心里又酝酿起了另一个宏伟规划。

因为国政不继发展、吐蕃威名四震，周围的一些部落甚至来赋税纳贡。待机一举统一整个西藏高原的强烈愿望又在撞击着他的胸膛。可是，旧都山南一带是吐蕃旧贵族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必须远离这些故旧仇人，减少他们对自己的宏图大略的钳制力。而甲玛地方山高沟深交通不便，既不能久留又绝非用兵之地。这一时期，在吐蕃的正北面是疆域广大的吐谷浑、党项，东北面还有众多的羌族部落，西面则是象雄，同时，吐蕃的主要军事力量又集中在拉萨河流域。在这种情况下，若不及时将吐蕃的政治中心迁到雅鲁藏布江以北，就不能有力地指挥和控制军队，也就不能有效地组织对外敌的进攻，统一西藏的大业就难以实现。显而易见、现在首要的大事，就是立即再次迁移国都。

在这以前，松赞干布查访属地的时候到过拉萨。那一次，他一眼就看上了拉萨开旷平坦、振奋人心的原野。这里可以屯兵数万，四周的山岭峡谷地势险要，出可攻，退可守，既可以作四通八达的要塞，又可以以农牧业为生做可靠的战略后方。这片被阳光和雪山环抱着、又浸着几分寒意的大平原，正是一个开创吐蕃基业的好地方。

松赞干布此时定下了决心，一定要离开他祖先的发祥地，彻底放弃把雅隆河谷固作王都的传统，迁都拉萨。在和吐蕃各部首领们进行了一番具体商议之后，他带领随臣离开昌珠寺，返回甲玛明久宫，筹措迁都大业。

这一年，据有些史学家分析是在公元583年，松赞干布十五岁的时候，他带着吐蕃王室贵族和臣僚及成千上万的兵将战骑，从甲玛地方开拔，浩浩荡荡来到了拉萨。

当时，拉萨不要说没有城廓，就是连一间石头盖的房子也没有。松赞干布统帅的千军万马就都住在牙帐之中，王室贵族也和军队一样住行。平原中心的湖畔和峰峦四周黑压压扎满了大帐篷。三座峰峦以西的草滩上，到处是人欢马叫，日夜喧嚣。宁静得显出一片死寂气息的涡汤平原这时一下子沸腾了。这块被遗忘在拉萨河畔的从未有人雕琢过的宝石，终于被握在了人类的手中。

松赞干布胸有成竹，他望着眼前一片旌旗簇浪气高帐展的景象，心里仍旧没有满足。他想象着要尽快建造一座最宏伟的王宫的计划。于是又率领着大臣们把整个拉萨平原巡察了一遍。

这天，松赞干布来到平原中心三座峰峦脚下，沿着峭壁间的一条时隐时现的小路向中间这座山上攀登，不久便见到了一个不深的山洞。走到洞口，他突然发现，山洞的石壁上画着一幅佛像。他一眼便认出这画的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一只手放在右膝上，另一只手的手心朝上摆在腹中，神态安然表情玄妙地注视着前方。这样一种画法似乎在哪儿见过？松赞干布站在洞口想来想去，噢，这和昌珠寺匠人和尚画的一样。可这人迹罕到的崖壁上，怎么会有这样一幅画像呢？松赞干布感到很奇怪，心里升出了一种玄妙的意念。后来的人们说，从那以后，每天早晨松赞干布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爬上这崖壁，在这山洞里打坐。他当时还指令大臣们立即找人在这儿修一座房子，把这幅画像好好地保护起来。



松赞干布派大臣找来一些百姓，对他们说：“我恳请你们众人帮忙，爬上这崖壁，在那佛像后面凿开一个通道，让佛像同崖壁分开。你们的劳动，我一定要重赏的！”

用什么“重赏”？用盐巴！为什么用盐巴来作赐物呢？说起这事儿才有意思呢。过去，吐蕃人并不知道有盐这种好东西。那是在囊日松赞的时候，有一年，他得了一匹快马。据说那马会飞，是湖里的一种海马和陆地上的马交配以后生出来的。囊日松赞对它真是爱不释手，总是要骑上它到处奔跑。他骑着它来到藏北大草原上奔驰，在那里骑射狩猎。一天，他在一片荒野上打死了一只野牛，高高兴兴地把野牛拴在马背上跑回宿营地。到了大帐前，他翻身下马。“咦，牛呢？”野牛不见了。他想那头死牛一定是丢在半路上了，就转回身带着人沿来路去寻找。他驱使着马飞快地跑啊、跑啊，很快来到了一片荒野上，那地方可开阔极了！极目望去，平平展展的大地像一面巨大的镜子一样，看不见山峰、也看不见沙丘。它泛着一层白光一闪一闪地，好像在和天上那一团团白云媲美。大地的尽头接着高远蔚蓝的天空。在这个地方顺一条直线骑马奔上几天，人的视野中几乎总是这样同一幅奇特而又单一的景色。突然，囊日松赞发现，远远地、在那泛着亮光的地平线上有个小黑点儿。他加鞭催马向那黑点奔去！呀，正是他打死的那只野牛，那牛的身上沾满了许多白花花的土，夜幕就快降临了，囊日松赞叫随臣们把野牛重新拴好，然后一溜烟地回到了营帐。

第二天，营地里做的野牛肉出奇地香美可口，非常好吃。这可怪了，是这头野牛生得特别，还是又有什么神怪显灵了？正在大家对美味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囊日松赞却对那白花